



谈音乐 / “时光”常常出现在我的音乐中

“时光”是许茹芸情有独钟的词汇。早在2011年,她便举办过“如果时光芸许”巡回演唱会。此次录制《时光音乐会》,节目主旨正好契合了她中意的主题,她也在节目中解锁了户外录制的新体验,而面对翻唱不同风格歌曲的挑战,她则给出了“越陌生,越期待”的音乐态度。

羊城晚报:是什么原因让你决定参加《时光音乐会》的录制?

许茹芸:“时光”二字对我来说非常浪漫。我自己在2011年的时候做了一张音乐专辑《你听见了我吗?》,专辑概念就是——挑选一些在我成长时光中代表美好的歌曲,像张震岳的《秘密》、王菲的《只爱陌生人》,把它们重新编曲、演唱。包括后面我的一个演唱会,也叫“如果时光芸许”。这次《时光音乐会》正好契合了我喜欢的主题。再来,他们邀请的歌手我都非常喜欢,我很喜欢在翻唱歌曲之余,大家还可以互相分享歌曲背后的故事这样的节目形式。

羊城晚报:《时光音乐会》中多是户外场景,这样的录制环境有给你带来什么感受吗?

许茹芸:我是第一次在户外录制节目,我觉得非常的新奇!托节目的福,我可以感受到张家界这么美丽的风景。录第一期的时候,因为跟大家不太熟,而且我录综艺的经验很少,要这么近距离地唱歌,我真的是紧张到炸掉。但是其他歌手真的都很好,帮我舒缓情绪,我真的很感谢他们。

羊城晚报:每期节目都要演唱

绎其他歌手的经典歌曲,你觉得改编过程中需要克服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?是怎么解决的呢?

许茹芸:我觉得编曲的困难,荒井十一老师的感受最深了(笑)。他作为音乐总监,除了要给每一首歌编曲,还要跟每一个歌手沟通。我认为这是一件相当辛苦、相当有挑战性的工作,他做得非常非常好。另外,我很喜欢和音,也很擅长,所以我会和在和弦和演唱风格上跟他讨论,甚至加一些自己的和音到编曲里,我觉得这会跟歌曲更贴近我。这个主意非常棒,每一首歌改编完之后就变成我们的歌了。

羊城晚报:任贤齐、林志炫、孟庭苇、张杰……改编哪位嘉宾的歌最难?

许茹芸:越是遇到和自己风格不同的曲目,对我来说越有趣。这对我不是困扰,反而让我很期待。我自己觉得最有挑战性的是孟庭苇的《冬季到台北来看雨》,这应该是目前最有挑战性、但是改完我们又最喜欢的歌。

羊城晚报:你的很多歌曲,如《如果云知道》《独角戏》都被反复翻唱,你自己最希望听到哪一首作品被重新演绎?

许茹芸:其实我很希望听到《祝福》了。因为这首歌有点像我音乐历程里的分水岭,对我来说这首歌的意义还挺大的。这首歌非常好听,是伍思凯老师的词曲,我觉得它是一首没有被大家发现的金曲。所以我很希望《祝福》有一天能够被翻唱,我现在就来许愿,期待第二季能够翻唱这首歌。

羊城晚报:你感觉这次在《时光音乐会》最大的收获是什么?

许茹芸: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一群很棒的歌手,认识了一个很棒的团队。因为每一次录制节目的时间都很长,我们有好几天的时间相处,大家真的成为很像家人的朋友。节目中,我多半是聆听的角色,所以我也学到了很多,比如“合适的说话方式”以及“该怎么进入到大家分享的过程中”。

羊城晚报:“时光家族”私下有哪些互动?你与哪位最默契呢?

许茹芸:我有一点难回答,因为我手手背都是肉。我跟可唯、玲花现在真的是闺蜜姐妹团,分享很多平时的状态,包括保养、美食等。张杰则邀请我去他们家做客,我去看了谢娜和他们的宝贝,他们的宝贝真的太可爱了。大家都很好,我上过很多的节目,能够有这么多的时间相处,然后大家的情感和磁场这么契合的,真的也是第一次。这让我非常地难忘。

羊城晚报:如果要给“时光家族”中每位歌手贴上一个标签的话,分别是什么?

许茹芸:刚刚好,我私底下给每人送了一瓶定制香水。除了打上他们的名字之外,我还送了一句话给他们,正好就是我对他们每个人的感觉:“谭咏麟:Forever Young”、“志炫:The Little Prince”、“张杰:Iron Men”、“可唯:Follow Your Heart”、“玲花:The Power Of Love”、“曾毅:The Power Of Love”。这个

参加户外音乐综艺《时光音乐会》,将“芸式情歌”唱出新意境

许茹芸:时光二字非常浪漫

羊城晚报记者 艾修煜 实习生 韦俏羽

出道26年的许茹芸今年47岁了。

1995年发行首张个人专辑《讨好》,第二年便凭借专辑《泪海》和《如果云知道》红遍亚洲。许茹芸用灵动飘渺的“芸式唱腔”将苦情歌唱到极致,也因此成为几代人心中“的情歌天后”。

近期,离开公众视野许久的许茹芸,加盟了由湖南卫视打造的户外音乐综艺《时光音乐会》。节目里,她不仅与同为“时光音乐人”的谭咏麟、林志炫、张杰、凤凰传奇、郁可唯兴致勃勃地改编、翻唱各种时光金曲,还担当了“庄主”听众如何演绎自己的“芸式情歌”。

节目之外,许茹芸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采访,分享她的音乐、朋友、生活和爱情。



谈爱情 / 爱情保鲜的方式就是尊重对方

2014年,39岁的许茹芸与交往仅4个月的韩国老公崔栽诚闪婚,并前往首尔定居。说起丈夫,许茹芸言语中满是甜蜜。许茹芸坦言,这次来录制《时光音乐会》是她和丈夫分开时间最久的一次:“我们每天都会视频通话,就像回到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”。

羊城晚报:你在节目中的服装都非常好看,有什么搭配心得吗?日常有没有保养秘方?

许茹芸:我会根据每一首歌给我的不同感觉来搭配衣服。我对服装、时尚搭配、色彩、饰品这些方面很有兴趣,平常出门的时候也会精心搭配。日常生活中,我懒得化妆,但我会花大把时间来保养皮肤,我很注重基础保养。

羊城晚报:来录节目这么久,平时都用什么方式和丈夫交流呢?

许茹芸:这一次是我跟我老公分开最久的一次,以往我们最多就是分开一个月,这次已经四个月了。我们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也是异地,且各自有事要忙,所以我老公就跟我讲“没有关系,我们就像回到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”。他也知道我很喜欢唱歌,很喜欢工作,所以他很鼓励我出来工作。现在我们都视频,我还会

“打卡”,比如去录影的中间,我就拍照传给他,让他知道我在干什么。他也会帮我看平时的装扮、造型。我们每天都有很多话讲,讲都讲不完的感觉(笑)。

羊城晚报:结婚8年依然这么甜蜜,有什么爱情保鲜秘籍吗?

许茹芸:关于爱情保鲜的方式,我觉得就是一定要尊重对方,古人不是讲“相敬如宾”吗?讲的就是尊重,是对彼此的支持。另外,一定要有各自热爱的事情,双方都在为自己热爱的事情前进,这是一个共同成长的方式。

羊城晚报:节目中常听你聊到和家人的故事,你认为在自己的成长道路上,家人给予你最大的帮助是什么?

许茹芸:我父母亲不善于表达,但他们一直让我做自己想做的事情,尤其我爸爸,我作的任何事情他都很有支持、信任我,所以我蛮感谢他这一路上给我的空间。我最大的帮助是什么?许茹芸:我父母亲不善于表达,但他们一直让我做自己想做的事情,尤其我爸爸,我作的任何事情他都很有支持、信任我,所以我蛮感谢他这一路上给我的空间。我最大的帮助是什么?许茹芸:我父母亲不善于表达,但他们一直让我做自己想做的事情,尤其我爸爸,我作的任何事情他都很有支持、信任我,所以我蛮感谢他这一路上给我的空间。我最大的帮助是什么?



许茹芸和“时光家族”

谈友情 / 喷香水时就请想起我

除了尽情享受美好音乐,许茹芸录节目中最感珍贵的便是和“时光家族”之间建立的情感。在她眼中,如像家长一般又永远年轻的谭咏麟,小王子一般的林志炫,“钢铁人”张杰,真性情的都可唯,以及带给大家温暖正能量的凤凰传奇……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质感。

羊城晚报:你感觉这次在《时光音乐会》最大的收获是什么?

许茹芸:我有一点难回答,因为我手手背都是肉。我跟可唯、玲花现在真的是闺蜜姐妹团,分享很多平时的状态,包括保养、美食等。张杰则邀请我去他们家做客,我去看了谢娜和他们的宝贝,他们的宝贝真的太可爱了。大家都很好,我上过很多的节目,能够有这么多的时间相处,然后大家的情感和磁场这么契合的,真的也是第一次。这让我非常地难忘。

羊城晚报:如果要给“时光家族”中每位歌手贴上一个标签的话,分别是什么?

许茹芸:刚刚好,我私底下给每人送了一瓶定制香水。除了打上他们的名字之外,我还送了一句话给他们,正好就是我对他们每个人的感觉:“谭咏麟:Forever Young”、“志炫:The Little Prince”、“张杰:Iron Men”、“可唯:Follow Your Heart”、“玲花:The Power Of Love”、“曾毅:The Power Of Love”。这个

E-mail:hdzp@ycwb.com

考证成瘾

□ 武桂琴

付出过、历练过、收获过、在某一时刻发自肺腑地愉悦过,那一刻就是从尘埃里开花的时刻

花了两年时间考一个注册执业资格证书,比起一众为了职业需求而言的考友来说,自己这个考试没有明确目的,可能是对曾经从事过的职业的致敬,也可能是对既往职业留存着那么一点点不甘心,纯粹是一念之间的决定,然后一个猛子扎进去加入了考证大军。

投入考试的那些时间,是真正正正辛苦,节假日、深夜、周末的清晨,甚至午休的时间都被铺天盖地利用起来,是不折不扣的背水一战。每当对着那科完全自知的专业书啃来啃去,看书的过程犹如在啃石头,艰涩而坚硬,如果不求教专业辅导老师,全凭意志怕是很难坚持下来。好在历时两年,终于考神附体全科通过。

这么威名赫赫的树种却难以独自生存,务必有伴生才能生长。看来,大自然当中,不仅仅只有人类害怕孤独

害怕孤独的热带雨林

□ 王元

早就听说广州的华南植物园有一个人工热带雨林景观,一直没有机会前往。那天一睹芳容,果然名不虚传。

刚进门就被震撼。模拟热带雨林环境的温室门口,箭竹、棕榈、椰子树、扇葵树、炮弹果、猴面包树、王莲、文殊兰、美女蝎尾蕉……

当我看到名为“一剑封喉”的大树时,不禁惊讶。仔细看说明,树的原产地为华南、云

南,亚洲南部至东南部;用途为有毒植物、药用。听导游说,这棵树没有毒,毒液藏在木质部,之所以称为“一剑封喉”,就是古人在打仗时为加大杀伤力,把箭头插入这树的木质部,沾染毒液,被这箭头射中必死无疑,其功效犹如剑客的一剑封喉,威力无比。奇怪的是,这么威名赫赫的树种却难以独自生存,务必有伴生才能生长。看来,大自然当中,不仅仅只有人类害怕孤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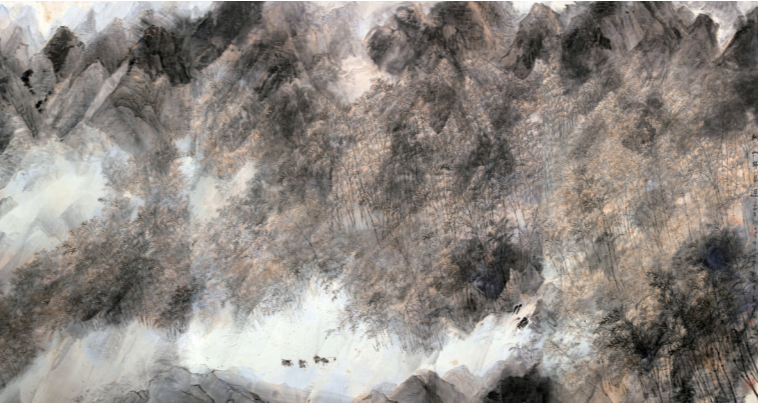
让我感到神奇的还有热带雨林中的绞杀现象。以前在云南看过洞天树,当时只觉得好奇并没有深究原因。在华南植物园温室里再次见到“洞天树”时,确实有些意外。形成这种奇观的是一种生长于热带雨林的细叶榕,这种树气根发达,开始的时候靠攀附一棵大树生长,天长日久,细叶榕的气根伸向大地吸取水和养分,并且越长越粗壮,紧紧围住了原先的大树,原先的大树渐渐失去生

人的事也能成瘾。

经历过注册执业资格考试的人都知道,考证就是在短时间内针对某项专业知识给自己进行大水漫灌,虽不比高考,但确是一个无比压榨人的精力和时间的事情。在一个通过率向来不足8%的考试中取得胜算,除了学懂弄通就是死记硬背,别无取巧之机。有一个业内比较著名的辅导老师形容过这个过程,说就好比一个人钻在一间黑屋子里洗衣服,不到进入考场那一天始终不知道自己洗干净了没有,只有拼命洗,直到上了考场才知道自己洗得有多干净,那是漫漫考证过程中最兴奋的时刻,而拿到通过分数的时刻是自我认可度最高的一刻,也是能体会到人生中的小确幸的一刻。

这个煎熬的过程,大体能说明艰苦而辛劳甚至于谈不上成就的事为什么也能上瘾。对知识无限汲取的过程是令人着迷的,对时间充分利用的过程是令人着迷的,冷不丁受到启发的时刻是令人着迷的,能够获得自我认可的感受是令人着迷的。毕竟我们在生活中最不缺的就是挫败感,偶尔有那么一次能获得肯定,而这个肯定不是来自于外力,而是来自于自己对它的忠实认识,哪怕萤火之光也是一个小小的亮点。

如果说赌博、毒品之瘾更像是被控制的,那么钻研点什么,一旦成瘾,其中的执着自始至终都是主动性作为,我不辜负时间,时间也诚不欺我,在某一个感兴趣的方向投入精力,默默耕耘,让



秋山归暮迟 (国画) □ 李劲堃

12月15日,广东荣得2021年秋季首届艺术品拍卖会将在广东亚洲国际大酒店拉开帷幕。此次拍卖会首拍共推出“荣得之夜”小品扇

新诗台

被贴上好名声标签的人,一旦有点劣迹,总会费尽口舌来欲盖弥彰。虚拟与真实本是一对孪生兄弟,它们谁先开口谁就沉默。

名声之外

□ 真真

然而,那些困扰你的事,它不是困扰你的人,它不是你困惑你的困惑,它不是你困惑你活,你活于名声之外。

牵面既要老看天脸色,又要看风力走向,还要根据天气变化情况下盐下油,细微的失误也会影响面条的质量

牵面匠

□ 杨德振

在大别山里,“牵面匠”是对专门帮人做面条的师傅的俗称,它同篾匠、瓦匠、木匠、铁匠、油匠、漆匠、裁衣匠一样,是靠手上功夫走村串户、糊口并养家的手艺人。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这几种手艺人在农村里非常吃香,不亚于“吃商品粮”和“四个兜”的。

那时候,我父亲二十六七岁,本是大队团委书记,因为家中负担重,孩子多又年幼,他想利用身强力壮的时候多干点活,补贴家用,便辞任回到生产队中参加劳动生产;边挣工分,边自学木匠和瓦匠手艺,自己盖房子,还自制纺织机、风簸机和桌椅板凳等家具,最成功的是“转型”成远近闻名的“牵面匠”。

父亲虽然只有小学文化程度,但看到能工巧匠做什么,只要看一回,回来便可以“照葫芦画瓢”,像模像样。他边干边学,不仅自制了烘晒面团的温箱、方竿子、案板等木器用具,还买来一口袋揉面的大土钵子,拿自己开荒种的小麦打成粉子,做起了牵面的“试验”。

牵面的季节,一般是在数九隆冬。早晨四点半左右,天寒地冻,水冷刺骨,上小学的我便被父亲叫醒起来揉面搓面条。这个环节,没有几个人一起协作进行是无法完成的,父亲不想找别人帮忙,以省下工钱。昏暗的柴油灯下,我一边揉面团,一边打瞌睡,直到东方鱼肚白,这道工序才算完成。

盘成细条后,放进大土钵子里,绕成一圈一圈的绳圈,像个电缆线柜似的。这时,父亲就可以一个人慢慢搓,他像一根极有耐心的搓绳师傅一样,把细条的“绳子”一根一根地绑在两根小竹竿上,再放进大烘箱,发酵和冷藏一两个小时,等太阳出来,再逐一取出来,挂在方竿上逐一拉长。拉拉面条也是一项细活,

快不得,慢不得,要不急不慌,徐徐从之。既要借助太阳光的照射,迅速烘干面条水分,又要借助微风拉力,让面条盐分分布均匀,挂挂筋骨老到,有嚼劲、好吃,又不至于断;所以每天牵面既要老看天脸色,又要看风力走向,还要根据天气变化情况下盐下油,细微的失误也会影响面条的质量。

每次牵面的头一天,父亲会在深夜半夜时冒着寒气出门看一下夜空,实际上是观“天象”:看明天是什么天气、多大风力;大部分时候他观察得很准,但也有看走眼的时候。有时凌晨四点钟搅拌面粉时,天空中还有星星眨眼,可到了上午九点钟却乌云密布,雷电交加。这个时候,父亲焦虑得手足失措,坐立不安,一脸茫然。

一桌好面算是彻底“泡汤”了,扯面时间一过,面团只能烙成大饼吃;而四五十斤面粉的一坨面团,做成大饼,要吃掉何时?尤其是那个年代,一桌挂面可是一家过冬的主要储粮,也是招待客人的“高端”主打食品。这样的“事故”发生在自己家里,父亲自责不已;如果是发生在帮助别人家扯面的时候,父亲常常是一整天不吃不喝,最后除了不要工钱外,还要免费帮别人家再做一桌挂面送去,赚不到工夫钱不说,还要倒贴,这对父亲来说,是非常无奈又沮丧的事。

不过,由于父亲厚道诚实,加之手艺越来越精湛,村里的乡亲们都来请父亲做面,一些亲戚不远几十里挑来面粉,请父亲帮忙做面。所以,一到冬季,父亲忙村里最忙碌的人。随着农村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,农民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,乡亲们手上的积蓄多了,到商店里购买面条变得简单和容易,父亲便“失业”了,同其它行业的手艺人一样,父亲的“牵面匠”手艺渐渐荒废,淡出了人们的视野……